

譚元春集

上



〔明〕譚元春著 陳杏珍標校

譚元春集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譚元春集

(全二冊)

[明]譚元春 著

陳杏珍 標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32.875 插頁12 字數 598,000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-2,000

ISBN 7-5325-2358-6

I·1192 平裝定價: 51.90元

前言

譚元春，字友夏，湖廣承天府竟陵縣人。生於明萬曆十四年（公元一五八六年），卒於明崇禎十年（公元一六三七年）。舉天啓七年（公元一六二七年）湖北鄉試第一。對自己的鄉梓，譚元春在詩文中常用「景陵」、「復州」、「安陸州」等古地名來指稱。竟陵，清康熙以後改名爲景陵縣，不久又改名爲天門縣，屬安陸州，大約相當於現在的湖北省天門市。

譚元春是中國古代的著名作家和文學理論家，明末文學流派竟陵派的領導者和代表人物。提倡性靈之說。著述豐富，但傳世本中祇有選集譚友夏合集和譚子詩歸稍爲流行。

譚元春一生中，多年奔波在科舉路上，深受科舉考試之苦。他久困諸生，屢試不利。江夏令西安徐日久、督楚學錢塘葛寅亮都很贊賞他的文章，但卻未能錄取他。據說是因爲「當路忌葛公執法，遂疏論其文瑰琦過度，舉譚子與劉公侗、何公閔中輩諸篇爲口實，幾落學籍」〔一〕。以後督學周鉉敦勸譚元春出試，結果仍然未中舉。適逢恩選入太學，天啓四年（公元一六二四年）以恩貢上京，卻未能登第。天啓七年（公元一六二七年），譚元春年已四十一歲，始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闈第一。隨後又遭母喪，憔悴草土中，服闋，再上禮部，又不第。崇禎十年，譚元春已「顛毛蕩然，車牙豁去」，再次公車赴京應

考，行至長店，離京三十里，因病猝死於旅店，年僅五十一歲。譚元春文名早盛，歷經萬曆、泰昌、天啓、崇禎四朝，卻一生偃蹇，賁志以沒，這是譚元春的個人悲劇，也是科舉史上的悲劇。

萬曆三十三年，譚元春結識了同邑的鍾惺。鍾惺（公元一五七四年——一六二四年），字伯敬，號退谷，萬曆三十八年進士，授行人，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，儀制郎中，官至福建提學僉事。一生仕途多挫折。鍾惺比譚元春年長十二歲，兩人相識時，鍾惺在社會上已有名望，而譚元春則剛出道。然而兩人志趣相投，文學見解相同，都主張抒發性靈，反對摹古，提倡靈迴樸潤的文風，兩人成了終身摯友，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」。他們倡導的風格，人稱「竟陵體」，他們創始的文學流派，人稱「竟陵派」。

萬曆四十二、四十三年間，鍾譚合作，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三十六卷，接着又評選隋以前的詩爲古詩歸十五卷。數年之後，詩歸盛行於世，家傳戶習，鍾譚之名滿天下。就連對鍾譚持抨擊態度的錢謙益、朱彝尊形容當時的盛況也說：「詩歸既出，紙貴一時」（二），「承學之士，家置一編，奉之如尼丘之刪定」（三）。對詩歸的評價，褒貶相去天壤。贊譽者稱「詩歸一選，手闢蠹叢」（四），「扶新領異，奮筆去取，無阿諛意，足使誇者去浮，鈍者長慧」（五），而攻訐者則詈之「寡陋無稽，錯繆疊出，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策以攻其短」（六），「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，古來詩法於是盡亡」（七），「正聲微茫，蚓竅蠅鳴，鏤肝鉢腎，幾欲走入醋甕，遁入藕絲」（八）。譚元春去世以後，詩歸熱逐漸冷落。清乾隆以後，詩歸被官方否定並列入禁書目，再也無人重視它。

對鍾譚相去天壤的褒貶以至最終的否定，並非拘限於詩歸一書，更表現在對他們的著作和創作主

張上。這裏僅介紹譚元春。他的師友、擁護他的人喜愛他，器重他，對他的品行和詩文推崇備至。李
明睿說：譚元春「所著書，海內奉爲壇坫」^{〔九〕}。高世泰說：譚元春「至性絕材，清文篤行。孝友類元
紫芝，而風流獨迴；介潔如孟東野，而澹宕不羣」，他的詩文，「篇關師友，則鄭重流連，語涉弟昆，則纏綿
悱惻」，「攝古人於烟霜冰雪之中，開後學以靈樸蒼寒之緒」^{〔一〇〕}。朱之臣稱：「友夏至性遠情，其爲詩
清微靜篤，一以傳古人之深意，而生之以變，讀之正如春光搖曳，忽徙人之魂氣以赴之，而又莫能問其
消息之所在，蓋非常哀樂矣」^{〔一一〕}。譚元春所作時文，也備受推崇，陳際泰就極贊「其中清遠自得之
美」，認爲譚文「立義至深，無論長短偏全莊謔，一以其中之全者被之，所言皆肝膈至要，介然不欺，殆有
道者也」^{〔一二〕}。譚元春之友曾文饒在獄歸堂遺集序中，通過闡論詩文作品「依傍」與否剖析譚元春作品
的特有風格，他說：「友夏詩文皆真率，然工巧者不能至也」，「友夏絕去町畦，自開戶牖，真可獨步當
時，流聲後代矣。」而錢謙益、朱彝尊等人則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持激烈抨擊態度，把譚元春視爲異端，斥
爲「詩妖」，錢評論譚說：「以俚率爲清真，以僻澀爲幽峭，作似了不了之語，以爲意表之言，不知求深而
彌淺，寫可解不解之景，以爲物外之象，不知求新而轉陳。無字不啞，無句不謎，無一篇章不破碎斷
落。一言之內，意義違反，如隔燕吳，數行之中，詞旨蒙晦，莫辨阡陌。」又引他人之評論，說：「友夏
詩，貧也，非寒也；薄也，非瘦也；僻也，非幽也；凡也，非近也；昧也，非深也；斷也，非掉也；亂也，
非變也」^{〔一三〕}。可以看出，錢對譚差不多是全面否定的。除去錢謙益等人外，對譚元春和竟陵派的抨
擊，影響最大的當屬四庫全書總目了。四庫全書總目沿襲錢、朱等人的舊說，斥責譚元春「好行小慧」，

是「小人而無忌憚者」，譏評譚作「詭僻」、「纖仄」。還進一步把明末的一些不良詩風，全部歸咎於竟陵。它以竟陵爲樣板，來評價明清之際的一些作家。如評論明代姚希孟的循滄集時說：「其文體全沿公安、竟陵之習，務以纖佻爲工，甚至游廣陵記於全篇散語之中，忽作儷偶一聯」，「自古以來，有如是之文格乎？」

四庫全書總目的否定成了評價譚元春及其作品的定論。從此譚元春的名字爲正統文人所不齒，他的作品被摒棄。學者無需對他作研究，祇要運用現成的結論，如澀奧、幽僻、纖仄、用典太濫等等就可以了。清乾隆以後，譚的著作成了禁書，有些選收譚作的詩文集也成了禁書，譚的不少詩文和專著通紀捷覽散佚不傳，即使有人對前人的結論提出質疑，有心重新評價譚元春，卻也沒有完整的資料了。

縱觀譚元春的全部著作，筆者以爲，對他全盤否定的作法是不公正的，錢謙益等人對他的譏刺和攻訐有失偏頗。譚元春有前人指出的毛病，但這些毛病並不遍佈他的全部作品。譚的全部作品，應是精華爲主，他是有貢獻的作家，在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。下面擬這個問題發表個人的淺見。

譚在作品中特別是序文、書信中經常談論他對文學的主張，甚至在詩歌中也闡述他的文藝觀點，這裏試舉一部分。

「文章思一變，豈敢羨鴻冥」，「終異純魚想，歸惟棲性靈」，「一四」

「夫詩文之道，非苟然也，其大患有二：樸者無味，靈者有痕。故有志者常精心於二者之間，而驗其候，以爲淺深。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，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，乃爲善作。」（一五）

「不肖以爲性命之學，反以有名爲宗，如列祖高僧及近代善知識大法師，其成就亦往往如其名之所至，而詩文之事，則非無名者不可。非無名也，名之來無意也。故有志於道者，宜往謁尊宿，而詩文一綫，如天際風鳶，待其煙沒雲滅而求之。」（一六）

「嘗言詩文之道，不孤不可與托想，不清不可與寄運，不永不可與當機。已孤矣，已清矣，已永矣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伯敬以爲當入之以厚，僕以爲當出之以闊。使深敏勤壹之士，先自處於闊之地，日游於闊之鄉，而後不覺入於厚中。一不覺入於厚中，而其孤與清與永日出焉。乃知孤與清與永，非我能使之然也。」（一七）

「幽思侘傺，特詩之一種，又自屈左徒以來楚人之一種。」（一八）

「詩不可如詞，詞不可如曲，唐宋元所以分。予又謂曲如詞，詞如詩，亦非當行。要皆有清冽無欲之品，肅括弘深之才，瀟灑出塵之韻，始可以擅絕技而名後世。」（一九）

「辭人凡九變，大要歸楚辭。三百孔黜楚，楚賴靈均垂。無論聖與愚，不磨在精思。我所必起者，人亦難廢之。南郢沅湖畔，不見芷與薺。武陵自有谿桃花所莫迷。已非古人境，空想古人奇。芳菲存毫素，我公幸臨茲。愚生本疏內，異采難華滋。靜中悟離騷，稍與初體宜。屈子何哀濟，楚原非猖披。振衰還古則，捨公當爲誰？」（二〇）

「詩生於心，而不生於心；畫生於物，而不生於物。物無之不然，物無之不可。即爲詩，心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即爲畫，吾終日所見山水、人禽、橋亭、雲煙、草樹之屬，皆畫筍也。凡境之可得而換者，皆筍也。而其人遠想，

所畫山水、人禽、橋亭、雲煙、草樹之屬，光影若執，而其間縹緲澹宕，時時流篋笥外，跡其神氣氣運，反爲笥之所不得收，而筆墨之用，有時奪乎造物者，畫也。」「凡畫之所不得而笥者，皆詩也。」「（二）」

「我朝之時藝，若晉人之放達，窺寶脫襪，風俗成矣。」「善作時藝者，必天下之奇人。未有天下之奇人而肯下墮於近世好奇之習，先持一必爲奇文之心，令人可測其奇而耳目之者也。」「予所最善友孟誕先，奇人也。其制義脈清、格渾而詞幽三致意焉。」「我朝制科，與晉代清談，其揆一而已矣。」「（三）」

「文之妙在縹渺依稀之間。」「（三三）」

「顏公書法卓，方圓皆欲除。平生嬉怒情，向此無不抒。碑版盈山川，暇矣德業餘。能令天與地，如人華冠裾。次山頌中興，公也拜手書。欣然執末技，甘遜爲不如。推讓事君父，何事肯自居。以此鍊心腕，墨妙有本初。」「（三四）」

「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。刪者，選之始也。」「選書者，非後人選古人書，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。」「古今文章之道，若水瀉地，隨地皆瀉，常窟穴於忠孝人之志，幽素人之懷，是二者皆本乎自然，而文章之道，恆以自然爲宗，使非貞篤恬澹之人，諷高歷賞，光影相涵，雖甚勤心，亦莫得而取之。」「（三五）」

這些論述，談到詩文之道、創作風格、寫作技巧、詩文體裁，也談到古與今、藝術與品行、編輯與創作等問題，內容豐富，論述精闢，言之有物，發人深思。反對派譏諷譚元春才劣，明史本傳中說鍾譚「兩人學不甚富，識解多僻」，是不公正的。譚對文學的論述不能說完全正確盡善盡美，但仍應視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寶庫的一個組成部分，值得今人去探討，去總結。

譚元春寫作了大量的游記、傳記、序引、墓誌銘、祭文、書啓、雜著，「其文銘辭、游記爲工，書、序亦

有意致」(二六)，每種文體中都不乏優秀的作品。其中如三十四舅氏墓誌銘、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、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、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以及與鍾伯敬書、與金正希書等等，即使在詆罵竟陵派最激烈的年月，也是有識之士公認的好文章。這些文章，說理透徹，敘事脈絡分明，所記人物栩栩如生，情感真摯動人。黃宗義稱這些文章「皆一片性地流出，盡洗書本積木之氣，棲泊人心腑間，如吞香咽旨，雖歐蘇不能過也」(二七)。

筆者認為，他的散文有兩大特點。

第一，善於攝取生活中的平凡小事，言簡意賅地表達思想。題材清新，立意深刻。敘述娓娓動聽，色彩淳厚樸實。三十四舅氏墓誌銘，用極短的篇幅記敘舅氏的生平和言行，祇有寥寥數語，所記事件都是小事，寓意卻很深刻，讀後耐人尋味。一個辛勤力穡、輕視名利、「勿向幻世作認真事」的恬淡農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記敘的人物，大都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，憑着一舉一動的描述，卻使人物聲貌俱在，德業全見。他記事物，例如一鶴一杖，三言兩語就能躍然紙上。他寫游記，讀者就如身臨其境一般。

第二，散文中傾注了作者的真實感情，因而真摯動人，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。作者對家人、師友、親朋的感情隨時流露，且傾透紙墨。他寫這類文章不做作，不雕飾，率性而作，寫「性情之言」，因而能使讀者感受到他對親友的記掛和思念，他失去親友的巨大悲痛。款款真情，溢於言表。他規勸親友，有笑容，也有厲詞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能使親友折服，也能使讀者感動。

譚元春好交游，重友情。他周圍簇擁着不少中下層知識份子，他們喜愛他的作品，擁護他的主張。譚元春曾享有盛名，決不是無緣無故的。李明睿說：「景陵之文，不在文而在交誼之厚，故一時文名噪甚，奪中原七子之幟而建之標，良有以也。」（二八）李明睿的話是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比較中肯的評價。

譚元春的詩歌創作同樣具備這兩個特點。他的詩作，受到的責難比散文還多，一般用「冷僻拗澀」來概括。但是就譚的全部詩作而言，並不乏生動活潑、情真意切的作品。

把日常瑣屑小事融入詩中，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現詩人的胸懷，使詩中充滿「天真」之趣，是譚詩的一大特點。如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濕亭子一詩，平易通俗，老嫗也能聽懂，不亞於白居易的詩歌。詩尾「手指荊花勉諸郎」一句，用了紫荊花的典故，並不深奧，加上「以身作杖任母扶」幾句，展現了一幅母子兄弟和睦相愛的畫面，融洽的家庭氣氛突現紙上。這類詩作，譚集中並不少見。

譚詩也以傾注感情見長。親人團聚，友朋相見，譚元春賦詩志喜，從詩題到詩的正文，處處洋溢着喜氣。友人仕途遭挫，譚元春贈詩寬慰，感情深沉淳厚。他的詩歌中，以悼念詩最能體現作者的風格，這裏舉悼念蔡復一和鍾惺的詩歌為例。譚與蔡復一交情深厚，蔡看重譚「筆慧而人樸，心靈而性厚」，而譚則視蔡為「師友骨肉」（二九）。蔡亡故後，譚傷懷作歌，歌中他發誓：「我生有願誓當了，棕笠入闕拜阡草」，他描述自己的近況：「石火忽忽眼中飛，自公逝矣吾潦倒」，他更痛心從此失去蔡師的指教：「新文一卷向誰看，冥默焚之用自考。」（三〇）鍾惺去世後，譚元春極度悲傷，一氣寫下喪友詩三十首，首

首是交情，首首含涕淚，把他對好友的深情和思念表達得淋漓盡致。引文中「交終矣」三個字，蘊含着無限的悲痛。李明睿說，譚元春於「師友之情，當吾世罕見其儔」，「則不獨才過人，其德有足稱者」〔三〕。譚的詩作證實了李明睿的話。譚的這類詩作，體現出來的是厚重樸實，而不是冷澀纖佻，這類詩歌是不能單純以聲調工拙來衡量的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以為，前人對譚元春的評論，有吹毛求疵，以局部指責全體的毛病，其中有偏見，也有苛求。譚的創作，有特色，有成就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理應佔有一席之地，不失為一份珍貴的遺產，值得今人去吸收，去借鑒。

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譚元春遭受強烈的攻擊以至被否定呢？筆者認為可能有如下這些原因。

一、詩歸的編選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鍾譚所以要編選詩歸，是因為「傷風雅之淪喪」，想變革文風。在詩歸序中，他們指責當時的一些選詩者，不「求古人真詩所在」，一些「大家」，選詩時「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」。鍾譚的批評會觸怒這些「大家」，而鍾譚的評選也有犯忌的地方。蔡復一曾忠告譚元春「詩歸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，宜刪去一二」〔三二〕。譚元春自己也說：「詩歸出版後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」〔三三〕。

二、正直的為人和耿介的作風使譚元春遭到一些人的忌恨。鍾譚本性「孤迥」。鍾惺「為人嚴冷，不喜接俗客」〔三四〕，他「不與世俗人交接，或時對面同坐，起若無睹者。仕宦邀飲，無酬酢主賓，如不相屬，人以是多忌之」〔三五〕。譚元春雖不像鍾惺那樣外露，但同樣厭煩俗客，他在答李長叔表兄一信中，

發泄了對俗客的不滿。他不願結交名人，鍾惺爲他刻詩南都，他戒鍾惺「勿乞名人一字爲序」(三六)。這樣，他們必然失去世俗人的支持，而這些人往往有一定的權勢。譚元春很厭惡惡宦官專政，他在作品中揭露宦官的跋扈，爲慘遭魏忠賢殺害的楊漣等人作序，爲反抗魏忠賢的名臣周嘉謨寫祭葬詩，雖說詩文寫在楊、周等人平反之後，但仍會遭到社會上惡勢力的反對。譚元春敢於爲一些遭遇不幸的人物寫詩立傳，他爲小人物魏太易哀歌立傳，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弊病，他爲犧牲在抗清戰場上的兵部侍郎劉之綸作傳，也揭露了朝政的腐敗，這類作品也是要得罪一些要人的。

三、譚元春的作品和創作主張不合正統文人的口味，遭到他們的嫌棄。他主張創新，反對墨守陳規，如他和鍾惺都喜歡用短句、疊句、疊字和虛詞，有詩歌散文化、散文自由化的傾向，這種文風是難以被主張聲律的人們所接受的。譚元春還把家常敘事話語引入詩歌，在詩中聊家常，這類詩歌也會遭到「通人」的指責。他又把深奧的議論文話題納入詩中，這類詩歌難免會奧澀難解。改革本身就會遇到阻力，加上他的詩文中也確有一些敗筆，遭到攻訐也就不足爲怪了。鍾惺去世以後，有些文人借竟陵之名來標榜自己，或假托鍾惺之名來出版著作，也壞了鍾惺的名聲，爲反對派提供了口實。

四、譚元春天性喜山水，愛交游，他經常在江山幽勝之地聚朋會友，組織詩文社，吟詩作文，他的作品深得山水之助。在復社最興盛的時候，譚元春和四個弟弟都加入了復社，他的朋友如孟登、誕先、周聖楷、伯孔、譚如絲、素臣、萬時華、茂先、劉斯陸、士雲等也都加入了復社，復社領袖張溥、復社成員徐汧等都曾大力鼓吹譚的詩文。文人社團能烘托文章聲氣之盛，而一旦發生黨禍，又有滅沒的危險。明

末，竟陵派已是危機四伏，清代禁止民間結社，不會去肯定愛交游的譚元春，而譚的作品中，有祭奠抗清將士的詩文，在這些詩文中不乏斥罵清人的詞語，如「蠹虜」等，這些犯忌的內容，祇要舉出幾處，就足以使全書被禁毀。

五、自清朝以來，古典文學界對明末作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，學者往往因循舊說，人云亦云，或者籠統評說，一筆帶過，許多斷語往往與實際情況不符，甚至大相逕庭，對譚元春的評介也是如此。譚的著作遭禁以後，許多詩文散失，研究譚元春既不時髦，也缺資料，譚元春再難擺脫已有的定論了。

由此可見，收集、整理、出版譚元春的著作，為讀者賞析、評論譚元春和竟陵派提供條件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下面介紹譚元春詩文著作的版本，並就這次校點整理譚元春集的有關情況作一說明。

譚元春猝死後，遺著散失，其弟譚元聲僅僅收集到部份遺著而付刻，迄今為止，還沒有人編輯他的全集，他的詩文究竟有多少，是個未知數。

千頃堂書目是著錄明文集的權威性書目，祇著錄譚的嶽歸堂集十卷和鵝灣集□卷，也未說明這兩部著作是詩是文還是詩文俱有。清代大藏書家徐乾學家藏譚的著作，今查兩部徐氏傳是樓書目，其中一部著錄譚的著作與千頃堂書目相同，另一部則著錄譚子詩歸十卷，鵝灣集十四卷，嶽歸堂集十卷。四庫全書總目「存目」中著錄嶽歸堂集十卷，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，譚子詩歸十卷。

現存譚的著作中，沒有名為嶽歸堂集的作品。現存本有：

嶽歸堂合集十卷，明刻本，北京圖書館藏。本書是譚元春的早期詩集，它將譚的虎井詩、西陵草、秋尋草等詩集彙編在一起，大半皆游覽所作。

郇菴訂定譚子詩歸十卷，明刻本。本書內容與嶽歸堂合集大同小異，像是嶽歸堂合集的別行本，訂定者郇菴，不知何許人。

鵲灣集□卷，明刻本，湖北省圖書館藏，今存卷一至卷九，自卷九後半即殘缺，現存者均為散文。

新刻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，明張澤等評，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，還有幾種翻刻本。本書在譚集中流傳較廣，影響較大，是譚元春的詩文選集，它選輯了嶽歸堂新詩五卷，鵲灣文章九卷，嶽歸堂已刻詩選八卷，諸稿自序十一篇，在譚集中收輯詩文最多。

鵲灣未刻詩、鵲灣未刻古文，譚元春三弟譚元聲編輯，明末刻本。兩書收輯了譚元春生前未及編收的詩文，主要是晚年在兩湖、江浙等地游歷的作品，以交游詩文和書牘為主，傳本罕見，上海圖書館藏鵲灣未刻詩（即嶽歸堂未刻詩）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鵲灣未刻古文。

除詩文別集外，在總集和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一些譚元春的詩文，其中以人琴集和詩慰收錄為多。人琴集，明錢繼章編，清初刻本，收錄明末七家詩選，其中有譚元春的鵲灣遺稿一卷。詩慰，清陳允衡編，清順治刻本，其初集中收錄二十家明人詩選，內有譚元春的嶽歸堂集選一卷，鵲灣集選一卷，嶽歸堂遺集選一卷。人琴集和詩慰的傳本也罕見。

上述別集、總集，沒有哪一個本子能夠反映譚元春著作的全貌。因此要想編輯譚元春集，尋找底本不易，彙編成集也難。這次整理譚的著作，係將上述各本彙總、打散，互作校補，把詩、文分別編排，合成全集。其詩集以嶽歸堂合集、嶽歸堂新詩、鵲灣未刻詩為主體，其文集則以鵲灣集、鵲灣未刻古文為主體，並從他書中輯錄上列各集中或缺或佚的作品，按體裁、時期分別編入全集中。

現存譚元春的幾種著作，在版本質量上參差不齊。

嶽歸堂合集缺目錄，但版刻較早，編排較嚴謹，校勘較精審，刻印也精美，在這幾種著作中，屬上乘之作。

鄒菴訂定譚子詩歸、譚友夏合集在編排、版印方面不如嶽歸堂合集。特別是譚友夏合集，印刷量過大，翻刻本也多，後印本版印模糊，修版描潤有訛誤，如將宋比玉印成「宋北玉」。這兩部著作還有編排錯亂的地方。有些卷帙中目錄次第與正文不符，卻與嶽歸堂合集次第相同，從編排上的錯誤來推斷，這兩部著作的祖本可能是嶽歸堂合集，在「訂定」、「合集」的過程中，因不慎審而出錯。在文字上，這兩部著作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。如自題湖霜草中「自勾萌以之於紅落」句，嶽歸堂合集中正確無誤，而這兩書中「勾萌」卻誤成了「勾盟」。

鑒於上述情況，這次整理譚元春集時，譚的前期詩集，用嶽歸堂合集作底本，中期詩集，因沒有其他本子可用，故決定用譚友夏合集中的嶽歸堂新詩作底本，至於晚期詩作，則祇能用鵲灣未刻詩作底本，並以詩慰、人琴集作補充。譚的散文，因譚友夏合集中的鵲灣文章是選集，不宜作底本，而鵲灣集

和鵲灣未刻古文收錄譚的散文最多，體例也完備，理應定爲底本。

前面介紹的本子，凡未定爲底本的，不論部份或全書，均作爲參校本。此外，有些篇章也用一些明人別集、總集、地方志和專書作校勘，並在校勘記中作說明。校勘記中，鄒菴訂定譚子詩歸簡稱爲譚詩歸，新刻譚友夏合集簡稱爲譚合集。

譚元春晚年用五六年時間苦心研究莊子，寫下遇莊序和遇莊總論三十三篇，高世泰說：「遇莊數篇，神傳蝶夢。」三七譚元春也自信對莊子的見解「不謬不僻」三八。遇莊總論是研究譚元春的重要文獻，故於這次整理時將它收入譚元春集。今存明刻本遇莊總論已殘缺不全，幸喜在譚元春評、明崇禎八年張溥刻本莊子南華真經三卷中還保存着各篇總論，今從該書輯出，以饗讀者。

爲方便讀者閱讀和研究，從一些古籍中輯錄了前人對譚元春及其作品的一些評語和有關資料，附在各篇之後或全書之尾。

本人水平有限，整理和校點中的缺點錯誤在所難免，敬祈讀者指正。

注

〔一〕鄒菴啓禎野乘譚解元傳。

陳杏珍